



在船上

□赵悠燕

那是一艘开往上海的游轮。船上，一家三口，还有一个年老的妇人。男孩儿五六岁模样，跑进跑出一刻也不停歇，一会儿说饿了渴了，一会儿又拽着老妇人的手叫着：外婆，陪我去看大海！

老妇人带着男孩乐呵呵地出去了。男人和女人在船舱里玩牌，玩着玩着女人突然说：“怎么去了这么久？”

男人说：“没事，不是有你妈陪着吗？”

女人说：“我妈真的老了呢。哎你说，我妈是不是有点背时了，有些话老是翻来覆去地讲？”

这时，门口传来杂乱的脚步声还有叫喊声：“有人落水啦！有人落水啦！”女人和男人对视了一下，漫不经心地继续玩手里的牌。

“听说是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！”

女人听见了，脸“唰”地变了色，扔掉手里的牌，如旋风般地冲了出去。

到了甲板上，女人有些粗鲁地扒开人群，大叫：“让我过去！让我过去！”

“翠萍！”有人叫她，女人回头，一把抓住她的手，“妈，臻臻呢？你把臻臻带到哪去啦？”

老妇人的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，她的手臂被女人拽得生疼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我在这儿呢。”男孩拉着她的衣角怯生生地叫。

女人披散着头发，神情显得有些可怕。

“哦，宝贝，你好好的，可把妈妈给吓死了！”女人松开老妇人，一把抱住男孩儿，仔仔细细地端详着，轻轻柔柔地抚摸着，狠狠地亲着，边哭边笑，眼泪鼻涕流了一脸。

老妇人站在一边，轻轻地揉着手腕，那儿，起了一道淡紫色的瘀痕。

男人站在一旁，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妈，下次可别把臻臻带出去这么久。”

老妇人说：“噢，知道了。”

四人呆在船舱里。男孩儿说：“妈妈，咱们啥时到上海？”

男人说：“快了快了，不出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了。咱们先去外滩，再去城隍庙，外婆想去那些个地方都好几十年啦！”

老妇人的脸上漾出开心的笑容，她说：“是啊，以前你外公总说要带我去那儿玩。现在，他都不在了，这辈子，外婆总算还能到上海来一趟！”

男孩说：“不不，我不要去那些个地方。我要先去野生动物园，再去东方明珠塔！”

女人说：“好好，都依了你。臻臻，先去野生动物园，再去东方明珠塔，这样开心了吧。”

老妇人从包里掏出几个面包，给他们三人各一个，男孩儿说：“我要两个！”女人把手里的面包给了男孩。老妇人刚要吃，见此把手里的面包给了女人。

女人接过咬了一口，看老妇人没吃便说：“妈，你怎么不吃？”

老妇人说：“你吃吧，我不饿。”

晚上，老妇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女人说：“妈，你不舒服？”

老妇人说：“是啊，胃疼。大概，饿了。”

女人嗔怪道：“刚才你还说不饿，这不，又害胃疼，谁叫你省着给我吃的。”

老妇人说：“你那么疼臻臻，娘也是这般疼你啊。父母疼孩子是真心实意。唉，一代传一代啊。”

女人怔住了，一时半会儿没说话，很多遥远的往事如镜头般涌现。

女人眼圈红了，她说：“妈，你躺着，我这就给你去买吃的。”



■投稿邮箱：ljz@cmb.com.cn

■插图：严勇杰

我的父亲和母亲

□于艳丽

父亲砸烂了家里最后一件完整的家具后，扬长而去！

我不知道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就算他不爱母亲，不在乎她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地痛哭，可是他和这个家里的一切有仇吗？

三十分钟不到，他毁了我不算温暖却还整洁的家。

我不想去安慰母亲，我甚至对她也有一丝怨气，四十几岁的人将生活经营得一塌糊涂，让无辜的我陷在她和父亲矛盾的泥沼里无法自拔。

我走出了家门。东北的冬天本就使人情绪低落，铅灰色的天空压在头顶，冷风肆无忌惮地呼啸，我觉得自己是树上最后一片叶子，努力维系的也不过是飘摇的命运。

父亲和母亲的结合，有好几个版本，而我最相信的就是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的时候，他们两个没头的苍蝇撞在了一起。日子让他们过得拧拧巴巴，可还是过着，过得让我不能理解。

晚上，我回到家。母亲正蹲在灶台前烧火，她红肿着眼睛问我吃饭了没有，我简短地回了句“不饿”，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父亲回来得很晚，我听见他推开木质的大门发出的吱扭声。他的脚步重重的，我感觉出他喝了酒，每次都是这样，只要他们吵架，他肯定会醉得一塌糊涂回来。

我用被子捂住脑袋，我甚至想如果可以，我宁愿躲进黑暗也不愿面对他们永无休止的争吵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睡着了。

被惊醒的时候，是我听见了母亲的惊叫，或许她是在叫我。我一个激灵爬起来，脑袋里来不及反应发生了什么，就跑了过去。

母亲正摇着父亲的胳膊，而父亲脸色惨白，嘴角流着口水，眼睛紧闭着。

我拨通了急救电话。救护车很快来了，将父亲送到了医院，一番折腾后又送进了手术室。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脑出血，大量饮酒引起的高血压并发症。医生最后交代母亲的一句话是，要做好各种可能的心理准备！

母亲嘤嘤地哭着，像个无助的孩子。

我搂着她的肩膀，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安慰她。几个小时前，他们还是敌人，他举着一条凳子想要砸死她，而她也不甘示弱嚎哭着将一个暖水瓶摔在了离他脚掌不远的地方。

该怎么办？……万一……该怎么办？……母亲一边哭着，一边小声地叨咕着，他才四十五岁……

父亲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，母亲几乎是扑过去的，她的莽撞差点撞倒了一个护士。

病房里，父亲还在昏迷着，鼻子里插着输送氧气的管子，脑袋被厚厚的白纱布裹着。母亲坐在床边，手握着父亲输液的胳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父亲的脸色。

突然，母亲叫我：去听听，你爸好像在说什么？

我看见昏迷中的父亲，嘴一张一翕地，似乎说着什么。

我把耳朵凑过去，仔细地辨别那细若微风的声音：晓兰……

父亲昏迷中叫着的，是母亲的名字。



永鸣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9

一转眼已经快到2003年3月中旬，大使又召唤了我两次，通知我：使馆留守小组决定要撤，你们是不是和新华社一起撤？

我用各种理由搪塞：“我们撤了啊，我们已经撤了两个……”“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关头，我们还可以坚守一阵子……”虽然大使不曾对我使用命令的语气，但他的意思我很清楚：这就是决定，我不跟你商量，到时候你们必须走！

看上去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但弦绷得越紧，我越不愿去想撤退的事，而是更加积极地去做好留下来的准备。我让阿布去巴勒斯坦饭店租三间房子，“房间号只能你知道，房间钥匙只能你拿着。”

阿布一口答应下来。按伊拉克的规定，外国人住酒店，都要暂扣护照，但我们的护照还在拉希德饭店这边，阿布思忖了一会儿说，去弄个复印件吧，可能得花点钱。好吧，那种情况下，钱能解决的问题，就不

是问题！

阿布很快搞定了巴勒斯坦饭店的房子，我又提出，得再找一处安全屋。一旦战争爆发，兵燹遍地，得有个房间让我们藏起来，有饭吃，有水喝，能安全地待着。阿布在巴格达的富人区卡拉达区帮我们找到一处，主人马上要全家搬去库尔德，一栋两层楼的房子，还带一个地下室，开价5000美金，住的时间不限。

当时伊拉克许多富庶的居民家，都是这样的设计，为了躲避空袭，在房子下面挖加固的防空地下室。我去看了一下，地下室上方是混凝土的洋石灰板，两边墙上有钢板加固，有小的通风口，能够拉电线进去。空气、照明都没问题，再放点食物和水，就很完美了。

我们做好这些准备，已是3月17日。就在巴格达时间2003年3月20日凌晨5点30分，北京时间10点30分，美国海军发射的6枚巡航导弹，击中伊拉克首都的部分重要目标，巴格达上空响起爆炸声和防空火炮声，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，“解除伊拉克武装”的“震慑行动”开始。让国际社会担心良久并一直试图避免的伊拉克战争，终于还是爆发了。可遗憾的是，我们并没能在巴格达，等到战争爆发那一刻。

在那日之前，我完全不曾想到，会以那样一种方式和心情离开伊拉克，就在战争开始前一天，就在那

漫天硝烟前，最后一个宁静的夜晚……

3月16日，我们驻守伊拉克的第39天，张维秋大使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召集央视报道组到大使馆开会。我去的时候，发现新华社的同行也在，大使郑重其事地宣布：“中央和外交部上级决定，使馆全体留守人员于3月18日撤出，根据指示，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要跟我们一起全体撤出。3月18日上午7点钟，全部来大使馆集合，统一出发，撤到约旦。”

我一听就蒙了，犹如五雷轰顶，整个人都没了魂。所有的奔波，所有的准备，所有积攒的激情和热血，都像是火势正旺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，只剩下“嗞嗞”作响和缕缕黑烟。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到饭店的，脑子里嗡嗡响，两条腿迈起步子来轻飘飘的。我一进房间门，冀惠彦和杨小勇都坐在那儿等我，一看我脸上的表情，他们也傻了。

我有气无力地把大使的撤出通知重复了一遍，根本不敢看他俩的表情，连我自己都迈不过去的门槛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俩迈过去。当我说完最后一个字，听到“哐当”一声，猛地抬起头，看见从椅子上弹起来的杨小勇，烦躁地在房间里打着转，像是想找个出口发泄一下，却无从寻觅的困兽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